

别样的器皿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从前,我们这些小镇的孩子,最喜欢做的一件事,就是捉迷藏。在小镇,人们将捉迷藏称为“躲瞒瞒儿寻”。这游戏最迷人处,在于你的躲藏之地即将被对方发现时内心瞬间爆发的无奈、恐慌、绝望、沮丧、不甘,它们杂糅成一团,如惊雷,在你幼小的心灵上滚过。而有的孩子会将此五味杂陈的感觉推高到极致,他明明发现了你的破绽,比如你躲在门后不小心露出来的脚,但他却迟迟不揭开谜底,而在你身旁走来走去,欲擒故纵地自言自语:躲到哪儿去了呢?那情形就像猫戏弄老鼠,迟迟不肯下手。你紧张得心都吊到嗓子眼了,但对方还是在你身边磨磨蹭蹭,顾左右而言他,你被折磨得再也受不了了,只好乖乖走出来。

我们可躲藏的地方实在太少了:桌子下面,床底下,五斗橱里,草垛洞中。因为都是老地方,所以躲藏者很快就被找到了,时间久了会让人感觉兴味索然。不过,有一次毛二侯家的孩子躲藏的地方,却让我们颇费了一番手脚才找到。那次是打了赌的,要是我们在十分钟内找不到他,我们就凑钱给他买麦芽糖——那时,卖麦芽糖的小贩正在东街头敲着锣吆喝得震天动地呢。“躲瞒瞒儿寻”的地点就在那孩子家里,那孩子让我们背对着他站到门口。对面就是开老虎灶的孙士根家,我们看到孙士根正趴着门朝街上张望。孙士根那时虽然五十岁左右,但在我们孩子眼里,已然垂垂老矣。孙士根长着尼克松那样的大鼻子,如果你从八鲜行那儿朝东街口看去,你会发现孙士根的大鼻子凸在门板外面,给你的感觉是,他的大鼻子暂时与脸庞脱离了。孙士根戴着一块钟山牌手表,所以我们能精确地知道那孩子花了多长时间。那孩子在我们背后喊了声“好了”,我们就转身找了起来。毛二侯是小镇著名的铁匠,如

果你从东街走过,听到“叮叮当当”的打铁声,那就是毛二侯家。毛二侯嗜酒,打铁所得全买了酒,全家人蛰居的草屋名副其实的家徒四壁,那孩子其实无处可躲,但事实上他躲了起来,就在这个空空如也的屋子里。然而,床底下没有他,钢门口没有他,房梁上也没有他,这小子一准是钻进地底下了。孙士根在对面笑看我们,仿佛是在嘲弄我们。我们听到钟山牌手表的秒针发出震耳欲聋的行走声,它每走一圈,我们的沮丧就增加一分。我们也像秒针那样,在空空的屋子里转了几圈后,就把衣兜里的硬币找出来,等他从地底下冒出来时交给他。这时,我们中有个孩子口渴想喝水,便拿起搁在缸盖上的瓢。那时都是这样,口渴了就拿瓢从缸里舀水喝——毛二侯家的厨房就在堂屋里,揭开缸盖的那一刻,我们发现那孩子就躲在水缸里。水缸还剩半缸水,淹不到他。孙士根欣喜地告诉我们,离双方约定的时间还差两分钟。那孩子功亏一篑,眼看到手的麦芽糖就这样无情地飞走了。

这事过去后不久,有个蔡姓孩子又跟我们赌点心——要是我们在二十分钟找不到他,就买一包麻切给他。蔡姓孩子也是躲在家里,跟毛二侯家比,他家境十分殷实,三间大瓦房充斥着好多家具,单大小衣橱就有四张。衣橱虽然是理想的藏匿之处,但因目标太明显而成为被找寻的首选目标,所以,躲在衣橱里无疑是掩耳盗铃。我们知道蔡姓孩子不会躲在衣橱里,但还是虚张声势地把橱门拉得噼里啪啦响。床底是我们搜寻的另一个目标,但那蔡姓孩子也不会傻到躲在床底下。蔡姓孩子家的厨房砌了一口大灶,钢门口有一大堆柴火,我们把柴火扒拉开,也没找到。蔡姓孩子家的墙上有很多时髦的挂钟,随着钟摆的不停摆动,我们着急起来。蔡姓孩子家的大人都出去了,我们就像进村的鬼子翻箱倒柜乱找一气。当然,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——我们约定的时间到了,但蔡姓孩子还是踪影全无。我们乖乖地凑了钱,买回一包麻切。我们像阿里巴巴喊“芝麻开

门”那样,大声喊着,出来吧,出来吧,快出来吧!于是,蔡姓孩子从搁在堂屋里的一口棺材里爬了出来。我们都吓得面色苍白,心惊肉跳,但那个蔡姓孩子却若无其事地嘻嘻笑着,他从棺材里爬出来,就像从床上爬起来那样轻松。我们发现,棺材并不空着,里面放着粮食、棉絮、旧衣等物。蔡姓孩子说,这口棺材是给他爷爷准备的,是他爷爷最后的小木屋。

后来我发现,小镇不少人家都有一口棺材,当然都是为长者准备的,但在长者住进去之前,都暂时充当了储物的器皿。现在我想,一口象征着死亡的棺材摆在家里,意味着什么?它是否跟西方人平日一册《圣经》在手有同样的意义?阅读《圣经》会让人意识到生活和生命有终极,而一口摆在你眼皮底下的棺材会提醒你,人终究会死,一切都将烟消云散,意识到这点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看法就会复杂起来,他会不得不思考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。有时我有种强烈的感觉:小镇是一本消失在时间深处的旧书,而棺材是它最醒目的插页,如今我们再也读不到这样俗世的、满是烟火味的、视死为日常的书了。现在我们阅读的,都是关于“现在”的书,它们告诉你,再也没有比“现在”更重要的,“现在”就是一切,抓不住“现在”你就失去了一切。这无疑是对的,我们不为“现在”而活,还为什么而活呢?动物对生命的全部感知就是“现在”,但人与动物的决定性区别是,人知道自己会死,但这种“死亡意识”,如今在我们绝大多数人心中已不再存在,或未曾有过——我们的文明、文化、生活方式、经济方式和思想方式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,我们正努力忘掉自己的死,好像死永远不会发生。这个时代到处都是亢奋的现实主义者,赚钱有意义,升官有意义,瘦了几斤有意义,开什么车有意义,但唯独没有想到思考死亡会有意义,没有人会想自己正在去往生命的终点。在小镇,当死亡还遥遥无期,就会置办一个棺材在家里,死亡充分地进入日常经验和公共意识——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多希望能有这样的“存在”,并为这样的“存在”而活——时时看到围绕着我们欲望的尽头和物质的尽头横亘着的死亡,从而更深刻地感受生命的意义。



烟花 郭俊摄

不亦快哉

□王春鸣



花边系马

苏东坡有十六件赏心乐事,金圣叹有十三个“不亦快哉”,苏东坡那些赏心乐事都是精神层面的,金圣叹则世俗和松快一些。既然我把苏东坡和金圣叹当朋友,总也有和他们相似的地方的,我也曾经喜欢那些非实质的东西:云,月亮,春天的气味,还有爱情,那些喜欢,使年轻的我,流浪过一个又一个春天,活得又用力又缥缈。

现在,年轻时的快活已经全然忘记了,很多“不亦快哉”甚至难以收场。

最印记者的不亦快哉就是辞职了。最精力旺盛爱憎分明的一段生命里,我不断地辞职、读书、找工作、辞职、读书、找工作……游刃在体制之内,妄图在绵绵不绝的工资和行止自由中,求到一个两全。每次辞职时,一口浊气吐尽,眼前大放光明的快意,确实可以和金圣叹夏日在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媲美。

可惜这一回,我已经在一处呆了近八年,

如果我在山野里有一处居所就更好了,人来看我,我一定指给来人看:月亮下有我种的花和菜。因这幻想,我的心变成月亮初七初八的形状,直向圆满走去。

人来看我,我一定指给来人看:月亮下有我种的花和菜。因这幻想,我的心变成月亮初七初八的形状,直向圆满走去。

月亮也好,太阳也好。有个新年的第一天,忽然起意去江边看落日,因为那里有地平线,太阳完整,长江浩荡。金光灿烂地染在我们扬起的手臂上,梅林春晓散养的黑色狼山鸡走来走去,长江一段段融进夜幕,蓝丝绒天空上忽然出现银色月牙丝……身边又都是爱的人,我感到一百个不亦快哉,觉得可以当时死去。

如今不看落日久矣!

此刻夜读,清少纳言的《枕草子》只适合翻阅:令人激动不安的事、值得怀恋的往事、心情舒畅的事……目录就让我笑起来,这也是一些赏心乐事吧,由此又想到李商隐的《义山杂纂》,文人们是多么容易被触动啊,又是多么容易悲伤和快活。最后我挑了《安徒生童话》看起来,书页翻动,灯罩上竹叶与兰花的影子印在墙上,像梦里才有的美景。

我翻到小时候喜欢的那一段:“乡下真是非常美丽。这正是夏天!小麦是金黄的,燕麦是绿油油的。干草在绿色的牧场上堆成垛,鹤鸟用它又长又红的腿子在散步……”我们一起到《丑小鸭》的开头去吧,如果生命还可以有无数美丽的可能,不亦快哉!

如果我在山野里有一处居所就更好了,



紫琅茶座

交友不能仅仅看他对自己好不好,关键要看他是否好学上进、志趣高远,对待别人是否敦厚朴实、忠信笃行。

交友当审慎

□凌云



人生絮语

一个篱笆三个桩,一个好汉三个帮。生活在多元的社会,朋友是每个人都需要的。因为没有人是三头六臂,谁都难免需要别人的帮助,特别是在人生征途中感到势单力薄时。那么,你知道什么样的朋友该交,什么样的朋友不该交吗?

天下之大,无奇不有,人上一百,形形色色。朋友也是如此。

孔子曾说过,友有“益友”“损友”。“益者三友”:“友直、友谅、友多闻,益矣;”“损者三友”:“友便辟、友善柔、友便佞,损友。”就是说要与正直的、诚恳的、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,这才有益;同谄媚奉承、当面恭维背后诽谤、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,那是有害的。交益友,在品德上可以互相砥砺,在学识上可以取长补短,在工作上能够互相促进,生活上可以互相照顾,有了困难互相帮助,这对一个人的成长进步无疑大有好处。反之,交了“损友”,当面说好话、奉承你,背后要手腕、使绊子,甚至攻讦戕害,那自然有害无益、有损无补了。

明朝苏浚在《鸡鸣偶记》中也说过:“交友要分辨畏友、蜜友、昵友、贼友。”所谓畏友,指道义上互相砥砺,有了过错互相规劝的朋友;所谓蜜友,指不论在平时还是情况危急的时候,都可以相处得好,生死关头,也可以作为依靠的;至于甜言蜜语像糖一样可口,东游西逛,形影不离,那是昵友;见利益互相争夺,遇到祸患互相倾轧,这是贼友。苏浚说的这四种朋友,用现在的眼光来衡量,自然应当重视交“道义相砥,过失相规”的畏友和患难与共的蜜友。至于吃喝玩乐、行为不轨之徒,则离之远远的好。

然而,人心隔肚皮,知人知面不知心,要看准人、交个良友也不是一

件容易的事。所以古人常有“相识满天下,知音能几人”的慨叹,并对择友十分审慎。

清代名臣曾国藩在择友上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鉴。当他发现自己所交往的人是个品行低劣者时,随即就“与之决裂”,决不来往。他经常在家书中谆谆告诫其子弟,“择交是第一要事,须择志趣远大者。”“一生之成败,皆关乎朋友之贤否,不可不慎也。”由于曾国藩及其子弟善择友,所择的都是些“志趣远大者”,故而他们大多数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。

“择其友可知其人,观其人可知其友。”看你朋友的为人,也就能了解你的为人。反过来也一样。因此俚语有“跟着好人学好人,跟着巫婆学跳神”之说,这完全是因为“居芝兰之家,久而不闻其香;入鲍鱼之肆,久而不闻其臭”的缘故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”。

现实生活中,有的人在人生路上犯错,甚至走上歧途,这除了自身世界观、价值观等方面出了差错之外,很可能与交友不慎有关。且看那些倒台了的官员,多数是由于结交不慎、不善造成的。所以我们择友时,凡好色财者、逸赌者、势利者、娇骄者、酒肉者、轻诺者、谄媚者、暴戾者,皆不可交。与这些人结交,注定你身败名裂,一事无成。

那么,择友究竟有没有什么诀窍呢?《后汉书·刘陶传》中说刘陶:“所与交友,必也同志。”《国语》中说:“同德则同心,同心则同志。”孟柯告诫人们:“人之相识,贵在相知;人之相知,贵在知心。”《韩诗外传》说:“同明相见,同音相闻,同志相从。”他们都强调了“同心”“同志”。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指出:“只有那些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才是朋友。”据笔者经验,要看朋友心,须看朋友待别人。交友不能仅仅看他对自己好不好,关键要看他是否好学上进、志趣高远,对待别人是否敦厚朴实、忠信笃行。

当然,话又要说回来,要想交上好朋友,自己首先要学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因为敬人者方能人恒敬之。

积累越厚,品味自然人生的资本就越足,发掘的自然人生之美就越多。

品味生活

□杨谔



兼得斋夜话

市图书馆组织公益讲座,要我报个题目,稍作斟酌后拟了一个《让艺术融入生活》。准备讲稿时翻阅日记,发现自己这几年每讲文化艺术,辄与生活相攀扯,认为文化艺术须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才有持久生命力,两者之间是树与土的关系。人生包孕无限,艺术是人生的镜子。人人都有,但只对懂得如何使用它的人才作有价值的存。

宗白华先生在《怎样使生活丰富》一文中说,要想使自己的生活丰富,就得观察研究,多作联想思考。他介绍自己的经验道:“我向来闲的时候,就随意地走到自然中或社会中,随意地选择一种对象,作以下的几种观察:(一)艺术的;(二)人生的;(三)社会的;(四)科学的;(五)哲学的。”闲暇人都有,但只对懂得如何使用它的人才作有价值的存。宗白华先生的方法,适用于他这样的大学者、大艺术家,于普通大众并不可行,或许只能勉力实践其中的一种或两种。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回《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》,写了贾宝玉有一次“观察生活”的情景:宝玉悄悄地隔着篱笆洞儿看龄官用金簪在土上画“蔷”字:“里面的原是早已痴了,画完一个又画一个,已经画了有几千个‘蔷’。外面的不觉也看痴了,两个眼睛珠儿只管随着簪子动。”像宝玉这样入神的观察我也曾有过,但像宗白华先生那样作多角度观察、有深度的思考我却不曾有过。“万物自生听,大空恒寂寥”,宇宙万物是多么充实而空灵,生动而美好,平凡如我辈,要丰富自己生活,不在于掌握多少种方法,而在于养成品味生活的习惯,培养品味的能力。

习惯靠培养,起于“强制”或“有意”,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,成于“自觉”。

能力靠渐修与累积,无多读、多看、多记、多观察多分析而已。积累越厚,品味自然人生的资本就越足,发掘的自然人生之美就越多。清朝诗人袁枚曾有一联:“不作公卿,非无福命都缘懒;难成仙佛,为爱文章又恋花。”不但做官不能偷懒,就是养花种草写文这等闲事,也力戒一个“懒”字,更何况一种能力的修积?